

2016小黃蝶志工培訓營田野調查 1

《編按》2016小黃蝶青
年培訓營在為期三天的室內
課程培訓後，針對有意願深
入美濃田野調查的大專、國
高中生，於7月7-9日分
成「吉祥社區」、「永安聚
落小組」、「龍肚生態組」三
個小組，圍繞水資源的運用
與開發，於吉祥地區探討高
屏大湖、深水井議題，並納
入多元族群；於永安聚落進
行美濃溪、古井、湧泉的訪
調；龍肚地區則圍繞著龍肚
國小周邊溪流與聚落用水，
試圖建構以龍肚社區的水環
境教育課程，並於7月11日進
行了成果發表，八天下來，
更有幾位大專生選擇繼續「
留美」欲再深入地方議題者
。學生多日的訪調所得透過
文字，也藉由繪畫形式表現
，將陸續於本版刊登，或許
內容還有許多可待精進之處
，卻是培養莘莘學子關心地
方的一種方法，還望鄉親多
給予鼓勵指教。



課程結束，我們在日落之前穿過
水的想像。緊抓檣槓，在流動
的水中找尋重心與勇氣，進入水
橋的涵管、進入時光隧道，一切
比想像中還要緩慢，不夠放鬆所
以不夠刺激，滑得太快或太慢都
會造成恐慌，人生如此。

男人女人都是水做的

文 / 王人韻

「好男好女反水庫，好山好水留子孫」乘著黃璋傑一首輕快又充滿獨特生命力的《天光日》，我離開都市叢林，來到面山臨水的美濃。香蕉、芭樂、稻米、火龍果、芋頭；這裡夏雨冬乾，日治時期規畫的水圳與天然湧泉，充足的水資源與氣候，讓這裡幾乎甚麼都可以種得出來，美濃的吉祥地區甚至曾有一「筷子一插就有水」的奇景出現。依著「美」麗的山巒景致、厚實的「人」文底蘊，用水充足的「濃」田灌溉，對於城市來訪的旅人來說，美濃的想像是一「自然」的「濃醇香」。

「它們吃水，河流斷命」在笠山山腳下的鍾理和紀念館前聽著生祥樂隊一首首向生命、土地吶喊，深邃又內斂的歌曲，整張「圍庄」專輯道出石化產業吃水、造成環境迫害的悲歌。幾日小黃蝶的志工活動，從美濃水源相關的發展（竹門電廠、十穴、九穴、土庫堤坊、龜山堤坊）到人文地景（南隆農場）的變遷，再延伸討論與水相關的社会事件：反水庫、反高屏大湖（吉祥人工湖）、反深水井。而天氣一次次紮實的蒸發頭上的汗珠，更加感受到一滴滴的水珠像珍珠一樣得來不易，水從哪來、去了哪裡、供給了誰？成為踏入美濃幾日後，開始思考與探究的水問題。

若以高屏大湖作為台灣水源的舉例思考，把水錶放到更大的一個尺度，如同舉辦二十年之後的「美濃黃蝶祭」，期待轉換活動侷限的「在地」進入「無地」的層次，讓地方性活動擴展至更大的視野。不論美濃水庫到高屏



大湖亦或深水井都是水源開發問題，然而這些開發都以經濟發展的工業區用水需求為導向，忽略了本來居民、農業及下一代環境的影響。一同參與志工營隊的在地人分享自己的生活體驗，原先「水多、地勢低，筷子一插就有水」的吉祥地區，家裡用地下水就可供給農地、民生就很足夠，但因十四口深水井沒日沒夜的狂抽，現在都抽不太到了，家裡也裝了自來水管。曾擁有豐富水源地區的居民還要反過來跟自



永安聚落組的成員再阿彌陀佛碑（南柵門）聽何永珍老師講美濃河的故事。

水的旅行——美濃水圳與湧泉走訪

文 / 黃秋婷 (旗美高中，美濃子弟)

當初參加2016小黃蝶志工培訓營田野調查的理由是那地簡單，卻讓我有了巨大的收穫。不管是竹子門發電廠之專人導覽，還是走訪獅子頭水圳之行，抑或是與何永珍老師的美濃溪與南柵門之口述訪談，都那麼得讓我難忘！唯一感到可惜的是，颱風破壞了第二天原本預定的行程，不然還可有機會與大專青年夥伴們一起做水質檢測的採樣呢！

這回田野調查中，印象最深刻的，當屬第一天沿著水圳的走訪，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。從竹子門出來見到第一個水橋是明渠式，旁邊沒有柵欄圍擋，站在路面往下看，便是湍急而過的溪流。過了水橋，沿著路走，一邊是山，一邊是農田，偶而從旁的山林間，可略見客家傳統祠堂呢！經過在地人稱的「上河壩」，是小孩們玩水、漂漂河的地方，當地獅山社區近期也有舉辦漂漂河的活動，吸引外地遊客來體驗。而沿途的一處休息點地遊客來體驗。而沿途的一處休息點雜貨店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唯一能跟它比擬的，只有聖君宮旁那間賣著黑輪跟金紙的雜貨店了。接著，便來到十穴，解說牌上寫著十穴是指十個水閘門，其中六個流向美濃平原，而另外四個流向南隆平原。之後經過的新興橋，發現附近河岸兩邊的堤防略有不同，隨行的老師解釋，日治時期堤防的構造原本是斜面且岸邊沒有圍欄，人跟水的關係很親近，小朋友可以下水圳裡玩耍，婦女也會在那邊洗衣服，但現在新做好的堤防坡度是九十度垂直，底部整個用水泥鋪平，雖然目前眼見水很乾淨，但對生態的破壞卻很大，現場親眼目睹一隻在河道力爭上游的魚，經過圍觀的阿伯說，這條魚為了覓食才往上游，但水位太淺，加上水泥材質平滑無法著力，牠可能體力耗盡都無法逆游而上。

這幾天田野調查行程，藉由實際的踏查與探訪，讓我對美濃的水圳生態文化，以及永安聚落的人文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理解，受益良多。

在聆聽環境悲歌的同時，也思考如何讓反對成為改變的動力？讓敵人成為朋友，成為彼此。或許我們喜歡走簡單的路，也都知道有甚麼路可以走，但發展一定只能選這條嗎？大型資本的產業結構是趨勢？是必然？是唯一的？還是繼續將地球消耗殆盡？台灣在一個熱帶與副熱帶地區的小島國，世界的氣候變異，台灣或是全球將如何重新思考國際分工及產業發展？當缺水演變成糧食危機，能源與土地的浩劫該怎麼辦？面對及處理？或許某天GDP不再是國家發展的指標，宜居城市指標（水源、空氣、土壤）可能成為氣候變遷下的國家指標。一切的一切或許都將回歸於水，「好男好女反水庫，好山好水留子孫」，生命的答案水知道，男人女人都是水做的。

下一個造訪點是我第一次見到的里社真官，有著類似墓塚造型的土地伯公壇，在農田裡十分突兀，可是卻又與天地如此的契合，若黃昏時在那裏欣賞著夕陽在它身後的山頭漸漸落下



獅子頭圳其中一段被翻修成九十度垂直壁的U型排水溝，阻隔了人與水的互動。